

# 南漢威傳

清·史記



邓加荣 韩小蕙



# 南汉宸传

邓加荣 韩小蕙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2 号

责任编辑：黄和平

南 汉 燮 传

邓加荣 韩小蕙

\*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2.625 印张 319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49-0975-4/F·587 定价：7.95 元



傅漢辰

## 目 录

小 引 .....	(1)
第一章 艰辛少年路 .....	(5)
第二章 青年革命党 .....	(11)
第三章 第二度出山 .....	(23)
第四章 结交杨虎城 .....	(33)
第五章 河南暂栖身 .....	(39)
第六章 “秘书长专政” .....	(49)
第七章 高级顾问官 .....	(70)
第八章 津沪风云疾 .....	(78)
第九章 华北大平原 .....	(89)
第十章 西安惊事变 .....	(100)
第十一章 战地总动员（上） .....	(117)
第十二章 战地总动员（中） .....	(147)
第十三章 战地总动员（下） .....	(175)
第十四章 受命于危难（上） .....	(214)
第十五章 受命于危难（中） .....	(240)
第十六章 受命于危难（下） .....	(272)
第十七章 在长城内外 .....	(305)
第十八章 第一任行长（上） .....	(331)
第十九章 第一任行长（中） .....	(356)

第二十章 第一任行长（下）	.....	(376)
附录 南汉宸年谱	.....	(390)

## 小 引

这一带的地貌真是奇特，令平原人看上一眼便永远难忘。

人正在大地上行走，突然，脚起脚落之间，路便没有了。探身一望，脚下就是直上直下的悬崖，有的深达数十丈，令人头晕目眩。

而身后，人刚才走过来的地方，明明是平展展的土地，生着庄稼，长着树木，流着河水，跑着马车。还有着一座座土砖结合而筑的农舍和用秫秸秆隔成的农家小院，从里面，不时传来鸡鸣、羊叫与娃儿的笑声。

倏地，一群漂亮的狗儿你追我逐地奔了过来，撒了欢儿地在地上跑着、跳着、扑咬着，尽情地嬉戏，却没见有一只掉下崖去。人正在惊疑之间，崖上崖下的乡亲便喊起话来：

“哎——吃哩？”

“哎——吃哩！”

这是汉子，声音于崖上崖下巨大的空间之中，显得格外雄浑苍凉。倘是女子，便会于雄浑苍凉之间，又夹杂上缠绵悱恻的韵味，令人遐想无穷。一忽儿，月上高崖，清辉洒遍大地，崖上崖下便一起进入了这里才有的极其静谧旷远的夜世界。

借用地理学的名词术语，这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再准确一点儿说，这是平原与山地之间的交界地带，因而既呈现平原的平整，又间有山地的起伏。起起伏伏之间，便出现大断大裂而又错落有致的高崖低谷。人在高处放眼望去，但见对面崖壁像是一面巨大的史前岩画，那上面的神秘图形令你读不完也思不够。而远处，则是一派倒海翻江的山峁沟壑图，纵是天下最杰出的大师，也绘不出它们的雄壮本色。

老乡们却绝少这样看景。他们更相信老辈人嘴上留下的传说。说是女娲炼石补天那会儿，补到这地界时伸了个懒腰，漏下了一缕沙粒，地面上便不平起来。因为年深日久，他们早已淡化了对女娲的激愤，生命的因子里，只留下了择佳地而生息的顽强生命力。在极不规则的地表之上，他们竟顺势建起房舍，形成村落，荷稼养畜，婚丧嫁娶。

于是，在这女娲的疏漏之处，人便也一辈辈繁衍下来。虽然活得不轻松，但也能于春种秋收之中，闻得一二句潇洒的戏文。何况，当青草漫满黄土世界之时，山峁沟壑也显得蓊郁苍翠起来，鸟儿也能飞来几只，叽叽喳喳地叫上一阵。逢到晴天朗日，汉子们还能变得极和善，话语和笑容都比平时多几分，喜得婆姨和娃儿们笑的笑，跳的跳。

这地方只是不能过冬天。一到荒凉的冬季，造化的穷凶极恶便再难掩饰地神形毕现了。

每当钻天杨的最后一片叶子被狂风吹落之后，生命

的绿色消失殆尽，苍莽的黄土高坡就裸露出它的贫困。高崖与低谷之间，只有萧疏着荆棘枯草的几根枝叉，天低云暗，更载不动崖崖、坡坡、沟沟、壑壑的忧并愁。而夹带着黄土的狂风却全然不理这些，只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对准光秃的崖际，麻利地刮下一层又一层黄土，怪笑着抛撒向半空中。

在这样的日子里，连狗儿也不敢跑出门了，生怕被狂风卷起，抛向崖下。家家庄户院子，更是门户紧闭，汉子蹲在炕沿上抽烟叶，婆姨搂着被吓坏了的娃儿。满崖满坡满世界中，失却了一切人声兽语，只剩下狂风的怒号和黄土地的呻吟……

这就是山西省赵城县（现已并入洪洞县）韩家庄，南汉宸的故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腊月十四日，南汉宸在这里呱呱落地。



# 第一章 艰辛少年路

## 一

包括这一带岁数最大的人，谁也说不清韩家庄形成于何时。

同周围那些村子如明姜村、师屯、东太吉、西太吉……相比，韩家庄的名字极好解释，不外乎韩姓居多而形成的村子。

韩家庄里有一家姓南的住户，这就是南汉宸的家。自从光绪二十五年，小汉宸4岁头上失去父亲南生林后，家里只剩下了早年守寡的祖母和又一早寡的母亲南薛氏，守着孤零零的汉宸这棵独苗苦熬。

父亲在世时，汉宸家的光景过得还不错。家里有11亩坡地，还有土窑三孔，这在贫穷的赵城已属中等庄户。父亲的死，给了南家致命的一击。有人明里暗里觊觎他们的家产，还有人摇头叹惜：这家子完了。

然而汉宸的家道并没有中落。是他的祖母又一次举起有力的双臂，支撑起这个家。

汉宸的祖母，是一位性格极其坚强的女性。早年丈夫去世后，她不靠父兄，完全凭着给人家做针线活儿，把儿子拉扯成人，并为他娶妻生子。儿子的早逝，固然给了她沉重的打击，但她望着哭哭啼啼的儿媳妇和嗷嗷待哺的孙儿，眼泪没流一滴，也不许母子俩再哭。她神色严峻地把小汉宸叫到跟前，扶着他的肩膀，像

对大人一样地对他说：

“哭是最没出息的表现，现在家里就你一个男子汉了，以后俺和你娘再也不想听见你的哭声了，能做到吗？”

这要求对于一个才四岁的孩子，真是过于苛刻了。但不知是因为小汉宸真的听懂了祖母的话，还是被祖母的神色吓住了，竟乖乖地止住了哭声，懂事地点了点头。

祖母又向他和母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人生在世上总是要自立的。今后，俺家谁也不靠，完全靠俺娘仨把这个家支撑起来！”

她说得极为坚定、自信。多少年之后，南汉宸还记得着祖母说这番话时脸上所呈现出来的庄严之色。

两个寡妇带着一个男娃儿，就这样靠自己的双手，挑起了生活的全部重担。

婆媳俩发狠地做活儿。春种、夏锄、秋收，11亩地全靠自己种，坚持不雇长工。地里的活计刚忙完，回到家里又不停地给财主家做针线活儿，揽不到活儿时就自己做荷包和鞋子去卖。小汉宸受她们的影响，从小就懂得帮家里做活儿。这养成了他一生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优良作风。

汉宸的小名叫诚一，学名南汝箕，汉宸是他的字。小诚一毕竟是个孩子，年幼的男孩子哪有不贪玩的呢？尽管平时还算乖巧，可每次村里来了唱戏的，他就像着了魔似的，死磨硬缠着母亲带他去看戏。可是每一回，年轻的寡母都狠着心肠拒绝，坚决地留在家里做活儿，直到以后他稍微长大点儿了，能够自己壮着胆子去看为止。懂事的小诚一便下死劲儿地记住戏情戏文，回来讲给母亲听。正是这少年时的艰辛经历，不但锻炼了汉宸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还培养了他好学强记的优秀品质。

风飘。雨摇。雪花纷飞。

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平常岁月悄然过去，小诚一长成玉米棵子高的一个少年。

这一年，当夹带着黄土的狂风再次狞笑着逼近韩家庄时，十一岁的少年南汉宸，被祖母和母亲陪着，走进村私塾，开始读书识字。

十一岁才开始启蒙，按现代人的观念好像是太晚了点。但在当时的山西农村里，则不但不遭人耻笑，反而引起广泛的羡慕。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个福份的，没有一定殷实的家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祖母对私塾先生敬之如神，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除学费如期交齐之外，于年节必送礼物，于四季常送新鲜瓜果蔬菜给先生。汉宸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心里明白，祖母的这一片心意，都是为了他，于是也就加倍努力地苦学苦读。大概是过去看戏文强学强记练就出来的本领，汉宸的脑子极好，不管是读《四书》、《五经》还是八股文，多难的文章都是看一遍就会。不出一年，他就成为私塾中功课最好的学生了。

南汉宸在这间私塾一共念了四年。

## 二

十五岁头上，南汉宸长成白杨树般的一个青年，那恰好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九一〇年。

当时，天下已经大变。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政府的卖国，加上各地贪官污吏摧残百姓的罪行，已把中国人民逼到非起来造反不可的地步。从东南沿海一带向内地迅速蔓延，全国上下反清情绪激昂，犹如烈火干柴，只需一个火种便能成燎原之势。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救国图强的主张，各种主张的代表人物，

纷纷标旗立帜，各行其事。虽然统统被称作“革命党”，但有人主张“反清复明”；有人主张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有人主张“废科举，兴学堂”，走“文化救国”之路；还有人主张“实业救国”、“从戎救国”、“帮会造反”等等。这些革命思想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兴起了派倡西学，建洋学堂，摒弃十三经、八股文之类古董的社会风气。

山西赵城县的广大农村虽然闭塞，但此时也已被外面的革命风云所激荡，封闭的崖崖、坡坡也止不住动荡起来。四里八乡，也有了革命党人，有了西式的学堂，有了足以把热血青年南汉宸从私塾里吸引出来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于是，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日子的一天，南汉宸毅然推开私塾先生那无力的阻拦手臂，在表兄袁久田的介绍下，投奔到全县闻名的“革命党人”，××小学教师狄龙田门下，改学新学。

袁久田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他是满清政府的最后一期秀才，但其思想却崇尚改良，后终于留学日本。他对自己的同学狄龙田极为崇敬，这是因为狄龙田不仅是革命党人，而且还学问渊博。

南汉宸与狄龙田一见面，这位先生劈头就问他：

“敢杀人否？敢打仗否？怕受冻挨饿否？”

汉宸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张口结舌，结结巴巴说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他的情绪却一下子兴奋起来，被眼前这位非同寻常的“革命党”先生迷住了。他感到自己乱纷纷的心里，立时踏实了似的，未来的征途上，也好像有了主心骨。

狄龙田的政治倾向在当时其实并不是很进步的。他是反清崇明派，崇拜傅青田、黄遵宪等等。不过在文化思想上，他比较开明，主张读新书，有时竟找来《新民丛报》、《中国论》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书给学生看。他还与哥老会有密切的联系，常常向学生和农民们宣讲革命道理，鼓动推翻满清统治。

狄龙田门下共收有五六十名男学生，还有七八名女学生。南汉宸去了没多久，就以其出色的成绩和卓有见识得到狄先生的特别器重。后来，这位以革命为己任的教师，竟把大部分学生的作业交给汉宸去批改。还把他介绍给哥老会的头头们，把他拉入直接反对满清的行动中。

南汉宸一共在狄龙田处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倒不是他自行离开了这位可敬的反清斗士，而是在这一年秋季，狄龙田离开了赵城县，入太原师范学堂读书。这一行，他是带着一批自己的学生一块离开的，同赴太原。年纪小的学生被送进陆军小学读书，年龄大的进了新军当兵。狄龙田十分珍视自己带出的这批学生，认为他们都是反清的坚强战士。

南汉宸也追随着狄龙田来到太原，进入陆军小学读书。

翌年，南汉宸从陆军小学毕业，进入师范学堂读书。

### 三

同全国各地的新学堂一样，太原师范学堂也是一座培养满清王朝掘墓人、鼓动起义、暴动的革命大熔炉。

陆军小学的生活从文化上触动了汉宸的心灵世界——比如，通过自然科学的学习，他了解到许许多多新事物。他眼中的圣人，不再是孔夫子，还有了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梭等等。他也不再相信只有中国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外国人都是野蛮的匪夷等等。相反，他接受了一些年轻教师的观点，必须把西方这些宝贵的知识赶快学到手，引入中国，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有望。

进入师范学堂之后，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对南汉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很快就投入到推翻满清政府的政治风暴当中了。

南汉宸这时虽然还与狄龙田有着密切的来往，在他的介绍下

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反清的坚决斗士；但他此时的思想，已开始突破狄龙田反清复明的思想局限，模模糊糊地思考着中国的出路等问题。他已完全看清，光是文化或者科学上的革命，拯救不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要寻求一个光明的前途，必须首先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新政权。这时期，他认识了著名的革命党人、《晋阳日报》主笔王用宾，星期天常去参加进步学生和新军士兵的政治聚会，听王用宾纵论天下大事。

此时的南汉宸，早已不是韩家庄那个乖觉的少年了。他的眼界早已跳出家乡的山峁沟壑，心胸里逐渐装上了黄河、长江、太平洋……，面对着动荡的国家和纷乱的世界，他感觉到自己血管中的血液在蠕蠕涌动。

不久，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满清王朝连同延绵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帝王统治制度，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俨然，却于一夜之间，就被不可遏止的革命大潮席卷而去了！

朽必败亡，南汉宸兴奋极了，也投入到战斗的行列之中。

纷飞的战火，烧红了他的面孔，也将他的少年心锻造完成，把他送上了青春之旅。

## 第二章 青年革命党

—

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犹如刺破长空的闪电，引来了全中国的暴风骤雨！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太原也爆发了反清起义。革命军开赴娘子关，同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者交上了火，战斗空前激烈。

这一天，赵城县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支十余人的队伍。

这支队伍，全都穿着学生装，留寸头，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们全都是当年随狄龙田从这里出走的学生，因娘子关战斗需要，回到家乡，招集父老兄弟上前线。

南汉宸也走在这支队伍里。

洪洞那时还很封闭。大多数男人的脑后，还垂着一支满清的辫子。要动员他们扔下家里的活计，冒死去前线打仗，谈何容易？可是，也别小看了这群“小和尚”（因其剪去辫子，故被称之）的活动能量。他们以哥老会的名义，开山寨会，慷慨激昂地宣讲外面的形势，报告娘子关的战况，激发父老乡亲们建功立业的雄心。那几天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他们的激昂的声音：

“是男子汉，上娘子关去！”

半个月后，哥老会听从他们的调遣，派出赵城青壮子弟二千人，组成“义勇敢死队”，浩浩荡荡向太原进发了。

在太原师范学堂，每个敢死队员领到一把刀、一支红缨枪和